

莊勇

心生怨恨而動殺機



閒話雜誌

台灣彰化縣和美鎮某紡織公司的菲律賓籍移工尼克，一年多以前因不滿同鄉葛雷恩告知妻子他在台灣有女友，而在公司的移工宿舍縱火並持鐮刀揮砍對方致使其不治身亡，歷審均依殺人罪及恐嚇危害安全罪分處15年、6個月刑期，台灣最高司法機構駁回上訴定讞。檢察官起訴求處無期徒刑，彰化地院國民法庭考量尼克犯後認罪態度，且有進入火場救火，仍有人性基本良知，而量處15年有期徒刑，二審、三審都維持原判，全案定讞。

兩人同住公司移工宿舍。尼克為挽回與他分居的妻子之間的婚姻，於2022年12月至2023年1月返菲，其間懷疑葛雷恩曾向其妻述及他在台灣另有女友，因而心生怨恨。回台後，尼克購買汽油、瓦斯噴燈等，連同鐮刀藏於宿舍；案發當天凌晨許，趁葛雷恩與另一名室友熟睡時，在房裡潑灑汽油，以瓦斯噴燈點燃引發大火，隨即從外面拉住房門阻止兩人逃脫，並持鐮刀往葛雷恩頭頸揮砍，迫使其退回房內，之後又潑油助長火勢。

葛雷恩及室友雖趁隙逃出，但前者因受有顏面、軀幹等燒灼傷，頭部、胸背等多處刀傷及骨折，經救治仍告回天乏術。後者受有手腳、背部等燒灼傷，送醫治療後倖免。

尼克2022年年底至2023年初回菲，主要並不是省親，而是力圖挽回與他分居的妻子之間的婚姻。所以說，即使葛雷恩確實有告知尼克的妻子其丈夫在台灣另有女友，他們夫妻倆早在之前已經分居。夫妻之間鬧分居，必定是雙方之間已經不能夠生活在一起，這樣說明彼此的感情已瀕臨破裂。夫妻關係會演變到水火不容的地步，要嗎就是雙方性格嚴重不合，要不然就是其中有人背叛婚姻。

無論是前者也好，後者也罷，夫妻之間的關係鬧到這樣的僵局，即使尼克的妻子並不知道丈夫在台灣另有女人，兩人之間也不大可能回到以往的日子。若是知道他有了別的女人，也只是會以平常心接受，然後要求與對方好好聚好散。

所以說，尼克與妻子的關係之所以會瀕臨破裂，乃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，而非因妻子從葛雷恩得知他們之間有第三者的緣故。況且，尼克只是懷疑葛雷恩告知妻子他在台灣另有女友，並沒有任何證據，他應該向對方問個明白，查清事實真相，然後再看要怎樣處理。

尼克是在葛雷恩睡夢中，朝對方身上潑汽油點火，又在對方驚醒逃出時，持鐮刀砍傷對方，分明就是要置人家於死地，絲毫不給人一個解釋的機會，這對受害者很不公平。倘若葛雷恩真沒有對尼克的妻子說任何關於他另有女人的事，那麼對方確實死得太冤枉了。

如果尼克在台灣果真另有女友，並決定跟對方在一起，那他就不應該再對其分居妻子糾纏不清，要是想挽回彼此之間的婚姻，則得先跟台灣的女人分手，而不是腳踏兩隻船。如果他在台灣壓根就沒有其他女人，那就要檢討與妻子的關係是如何失和的，如果問題出在自己，就應該自我反省，並予以糾正，要是妻子的問題的話，則應用最大的寬容度包容對方，並好言相勸對方予以改正。

宿舍裡面一共住著30多名移工，雖然除了連尼克自己在內的4人受傷送醫外，其他人都跳出屋外躲在鐵皮屋頂被救下，惟若是逃生不成功的話，則是後果不堪設想。況且，他們都跟尼克無冤無仇，他真是草菅人命；尼克放火的手段，具有無法控制的極高危險性，手段極其殘忍，他應該在其刑期間，在裡面好好反思。

2-25-26 (三)

賀彥豪

從知青到詩人：我的文字緣



特稿

原是我運賜予的粗陶，盛得下烈酒，也裝得下星河。

世人以「文人」為尺，丈量清與溫潤，卻忘了文字最古老的模樣——甲骨上的裂痕，竹簡上的刀刻，陶罐上的塗鴉。它們從不挑剔載體，正如詩性從不嫌棄粗糲。我雙手結滿砌牆的繭，指縫嵌著水泥的灰，肩胛骨上至今留著板車繩索勒出的暗紅溝壑——這些，皆是時光的篆刻，是命運在我皮囊上寫下的草書。

童年最深的烙印，是蜷縮在電影院幽暗的角落，攬著掃帚，只為偷一場光影的沉醉。那時的我，尚不知「美」為何物，卻本能地被黑暗中的亮光吸引——如同後來，在煤油燈下翻開泛黃的詩集，被郭小川的豪情灼傷，被拜倫的浪湧浸透。文字，原是命運埋下的火種，在粗糲的生活裡，悄然燎原。

八歲入學，頑劣如猴，卻對課本上的黑字方塊生出近乎虔誠的癡迷。它們像神秘的符咒，能解開世界的密碼；又似隱形的梯，引我攀向未知的高處。門門功課滿分，不過是靈魂對文字最初的朝聖——那時的我，尚不知這癡迷會成為未來唯一的錨，在命運的狂濤中，牢牢繫住漂泊的舟。

文革的颶風，輕易碾碎了象牙塔的幻夢。為果腹，我拉過板車，肩胛骨在繩索下磨出殷紅的血痕；在工地的煙塵裡砌磚壘牆，水泥漿滲入指紋，結成鎧甲。直到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」的號角吹響，我背著簡陋的行囊，走向戴雲山腹地，去「修理」這顆宏大的星球。

山區的日子，是刺骨的冬風割裂皮肉，是炎夏的蚊蚋噬咬不眠的長夜。白天，脊背彎作弓，在焦土上繪製生存的曲線；入夜，土屋四面透風，漏下星光與冷線。夥伴們聚眾喧嘩、口琴嗚咽、暗學舞步以消永夜，我獨棲一隅，在昏黃如豆的煤油燈下，摩挲那兩本翻爛的詩集——郭小川的豪情如火，拜倫的浪湧似潮。泛黃的紙頁捲了毛邊，字句在舌尖碾磨，韻律在心頭鼓蕩。它們是寒夜裡的孤燈，是荒原之上唯一的聆聽者。墨香，是唯一能驅散孤寂的解藥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懂得：文字從不是精英的專利，而是所有在黑暗中摸索者的手杖。它不嫌棄我的繭，不

厭惡我的灰，只溫柔地接納所有傷痕與塵埃，將它們淬煉成光。

歲月如刀，青絲染霜。終於，那日，雙手顫抖著接過印有自己名字的報紙。短短八行詩，蜷縮在鉛字的森林裡，卻如火山噴薄。欣喜在胸腔炸開，辛酸灼燒眼底，未來倏然被照亮。滾燙的淚，砸在紙面，洩開墨跡如花。

摯友不解：「何苦癡迷文字？」我笑而不答。是宿命牽引？抑或靈魂深處無法撲滅的渴念？只知「澹泊明志，寧靜致遠」八字，早已熔鑄於心骨，如磐石，鎮壓浮華，指引著筆尖穿越滾滾風塵。

這癡纏，原是生命對粗糲的反抗——當命運將我拋入泥濘，我使用文字在泥濘裡種花；當現實折斷翅膀，我使用詩句在傷口上繡羽。那些板車勒出的血痕，砌牆磨出的老繭，皆成了詩行的註腳；煤油燈燻黑的牆壁，漏雨的土屋，皆化作墨色的背景。

文字，是我與命運的和解書。它教會我：真正的詩性，從不在清瘦的眉目間，而在被生活磨出老繭的指尖；不在西裝革履的優雅裡，而在泥濘中依然仰望星空的目光中。

如今，我仍常站在鏡前，端詳這副「不像文人」的皮囊。粗眉大眼，聲如洪鐘，笑時依舊震落塵——可我知道，這粗糲之下，藏著一片詩的海洋。

中國文人的傳統裡，向來有「粗糲」與「詩性」的共生——陶淵明的菊，東坡的竹，八大的魚，皆在粗糲中見風骨。我的文字，亦如是。它們不追求精緻的雕琢，只渴望在生活的裂痕中，生長出野性的力量。

友人曾問：「若重來一次，還會選擇這條路嗎？」我望向窗外——暮色中，一棵老樹正將根扎進石縫，枝頭卻綻著新綠。「會。」我答，「因為文字，是命運賜予我的第二生命。它讓我懂得：即使皮囊如粗陶，亦可盛滿星河；即使身處泥濘，亦能仰望光明。」

這，便是一個「不像文人」的文人，用半生寫就的答案。

鄭亞鴻

品茶話茶



談今論古

上世紀70年代，春節到親朋好友家拜年，招待客人的是元宵圓。而如今取而代之的是茶和糕點。在泉州，喝茶十分普遍，家家戶戶備有茶。即便是平時親朋好友來了，也要泡茶迎客；就是在辦公室，相關客人來了，也要泡茶，盡主人之誼。

茶，也成了我生活的必需品。每天我都喝茶，從早喝到晚。出差或外出旅遊，都要帶上茶，到住的賓館酒店，我最關心的是否有「隨手泡」好泡茶……以前，我喝的是鐵觀音，安溪的鐵觀音因產地不同，韻味也不盡相同。我不喜歡清香型的，而喜歡濃香型的，特別是產自安溪祥華鄉的那種。但我感覺現在的鐵觀音色香味不如以前的鐵觀音。以前鐵觀音新茶一泡，滿屋飄香，茶湯醇厚甘鮮，韻味明顯。現在，我也喝武夷岩茶，如肉桂等。在我看來喝茶在於是否合你的口味，而不在于茶的價格，有的上千元茶我喝起來也不覺得好喝，像同為岩茶的金駿眉我就喝不慣。風靡一時普洱茶現在喝的人似乎也少了，多數泉州人喝的還是鐵觀音和岩茶。

說起來，我同茶葉的親密接觸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上山下鄉到德化山區插隊時。我們村裡有幾十畝茶園，4月底開始採茶。我們原以為採茶是種輕鬆活，其實不然。

說起來，我同茶葉的親密接觸是在上世紀60年代末上山下鄉到德化山區插隊時。我們村裡有幾十畝茶園，4月底開始採茶。我們原以為採茶是種輕鬆活，其實不然。

哪些茶葉可採摘，哪些不能採摘，是有講究的，而且茶樹矮，採茶時要彎著

腰，時間一長，便覺得腰酸背疼。制茶則要請安溪的制茶師傅。茶葉制好後，我們每人也分到幾斤，可那時我們不喝茶，茶葉都在採親時帶回家了。在缺油少肉、吃飯都成問題的情景下，哪還有心思喝茶？

離開山區農村後，在我工作的大型水庫也有一個果林場，其中鐵觀音茶園有60多畝。生產出的茶葉除了銷售外，單位將一部分作為福利發給職工。從那時起，我便開始喝茶，一喝就成習慣，成嗜好了，可見人的嗜好與生活環境和生活條件有很大關係。

曾經，茶葉店遍佈泉州的大街小巷，人們買茶大多到茶葉店買。如今電商興起，在網上就能方便買到，只是買前不能試品是否符合自己的口味。

中國是茶的故鄉，茶文化是中華五千年歷史的瑰寶，源遠流長，博大精深，不但包含物質文化層面，還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層次。現今茶文化風靡全世界，這不僅僅是因為喝茶對人體有很多好處，更因為品茶本身就是一種極優雅的藝術享受。茶在中國文化中主要象徵高潔清雅的品格。自古以來，講究品茶藝術的人，很注重品茶韻味，崇尚高雅意境，強調「壺添品茗情趣，茶增壺藝價值。」然而要達到這種意境，我認為是要達到一定的生活水準，目前還生活在溫飽線上的人們是不可能有此雅興的。

「俗人多泛酒，誰解助茶香。」閒暇時與三五好友，泡上一壺好茶，邊品茶邊聊天，這乃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。

(2026年2月25日)

王國鈞

離任後的留與帶

——從李贄的姚安為官談起



特稿

南安籍明代思想家李贄，自京官放了外任，到偏僻的雲南姚安當了三年知府。據《姚安縣志》記載：李贄離開姚安城時，「車中僅圖書數卷」，當地群眾無老攜幼，「士民攀臥道間，車不得發。」

造福百姓與清正為官，使李贄深受百姓愛戴。李贄姚安治政主張「至人之治」。他說，一個好官吏，應該「至道無為，至治無聲，至教無言」。他在姚安興廟學，制祀典，修橋造路，「務以德化民，不買市俗能聲」。他在府衙楹柱上寫了兩幅對聯，作為自己的座右銘：

從故鄉而來，兩地瘡痍同滿目；當兵事之後，萬家疾苦總關心。聽政有餘閒，不妨遊覽陶齋，花栽潘縣；做官無別物，只此一庭明水，兩袖清風。

李贄在姚安三年，樂於清貧，「除俸祿外，了無長物」，卻又「俸銀常喜贖民勞」，「軍學頽圯，罄俸以營之；祀典缺

廢，彈力以致之」。因連歲河汜濫成災，李贄「捐資聚石為橋，利行旅，通往來，以垂永久。」後來為紀念他的功績，當地百姓將橋改名為「李贄橋」，至今此橋仍在。

李贄十分重視抓啟蒙教育。在城南德豐寺開設「三台書院」，「日集生徒於堂下，授以經義，訓以辭章。」親自上台講學。李贄還提倡男女平等，認為「人有男女，而見非有男女也」。

李贄在姚安的主張和政績，卻仍然遭來上司的打擊和排擠。正如他在《又書使通州詩後》所說：「吾之居哀年，盡棄交遊，獨步萬里，感感無歡，誰是諒我者？其時諸上官，又誰是不惡我者？」悲憤之餘，李贄慨然謝任。

身為封建統治階級營壘中的一員，李贄尚知「萬家疾苦總關心」，為官一處造福一方，做到「一庭明水，兩袖清風」，出污泥而不染。為了公益事業，甚至連朝廷的俸祿都帶頭捐出。

離任後帶走什麼和留下什麼，難道我們不可以從李贄的姚安為官中得到一點啟迪和借鑒嗎？

謝如意

躬躬耕的躬躬耕躬耕



心底流雲

戮力躬耕，是農民伯伯的事，被許多人搞政治的和搞私人經濟、金融經濟者合謀洗腦廢掉了許多。如今躬耕在家的，恐怕都是老年人的了！

一方面是房地產的泡沫經濟一路飆高天價，另一方面是動用政治權術出台政策殺貧濟富，敲詐民脂民膏，讓可憐巴巴的農產品一直被壓低價，搞得純農民們十分受苦。看起來，貪官們也在仰耕著他們的不義之財，務必把天下搞亂他們才心安理得。

貪官們這一切仰耕行動，就是社會不和諧而兩極分化的根源，就是使人民至今都難以走向小康的根本原因。因為，國家經濟被他們這些蛀蟲蛀空了！

我是人民的一員，還是說人民自己穩當。躬耕腳踏實地的事業的人，步履都是真實可靠的，沒有絲毫投機倒把行為污染汙濫其中，更沒有潛規則危害國民。

有時候想想，躬耕的何止是數量極其有限的農民呢？基層各行各業盡忠職守的勞動者，每天無不在兢兢業業地操勞著，他們漸漸老態龍鍾，也漸漸心灰意冷，充分感受任鬼宰割的痛楚和災難。

我越來越不懂得為人處世了，看慣了多少明爭暗搶不擇手段，偶爾一瞥弄虛作假胡作非為的汪洋，我們深深為自己能夠苟活於世而啼笑皆非另闢蹊徑。

終於，就像小學初讀書的習慣一樣，我們對那時的拼音突然興趣學起來。躬，躬耕的躬，躬耕、躬耕！昔日小學老師們的音容笑貌，又像不速之客款款而來，歷歷在目。

感恩各行各業的躬耕人，用自己的行動持之以恆地造福國家，推動歷史的前進！躬耕的人像豐收的稻穗一樣，虛懷若谷俯首臉紅而結果實造福於世，是全國民眾可以依靠的精神力量！

當泥腿子的行動與高呼「人民萬歲」的毛澤東思想的靈魂和諧產生共振現象時，我們終於感到這種躬耕靈魂的無堅不摧雍容獨立的偉大力量，在五千年文明古國的土壤上輕歌曼舞源遠流長！

同樣，令我們感到啼笑皆非的是，有一些戴著中華優秀文化冠冕的人，絞盡腦汁不遺餘力地吃著欺師滅祖大逆不道的飯，他們的言行像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，他們陽奉陰違兩面三刀更是一把把血淋淋的屠刀，充滿了金錢物質和血腥味。

好在我們都是獨立人格的人，每天有自己戮力躬耕的好事，充盈著出淤泥而不染的芳香，沐浴在相見恨晚的甘甜裡。

2026年元月30日寫於福建南安市金淘鎮後坑埔老老老老

本論壇投稿電郵地址：shangbaoforum@gmail.com

菲律濱商報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 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 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 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 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 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 營業部：227 Dasmarinas St., Binondo, Manila
 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 傳真：82411588
 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 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member:UPMG GROUP